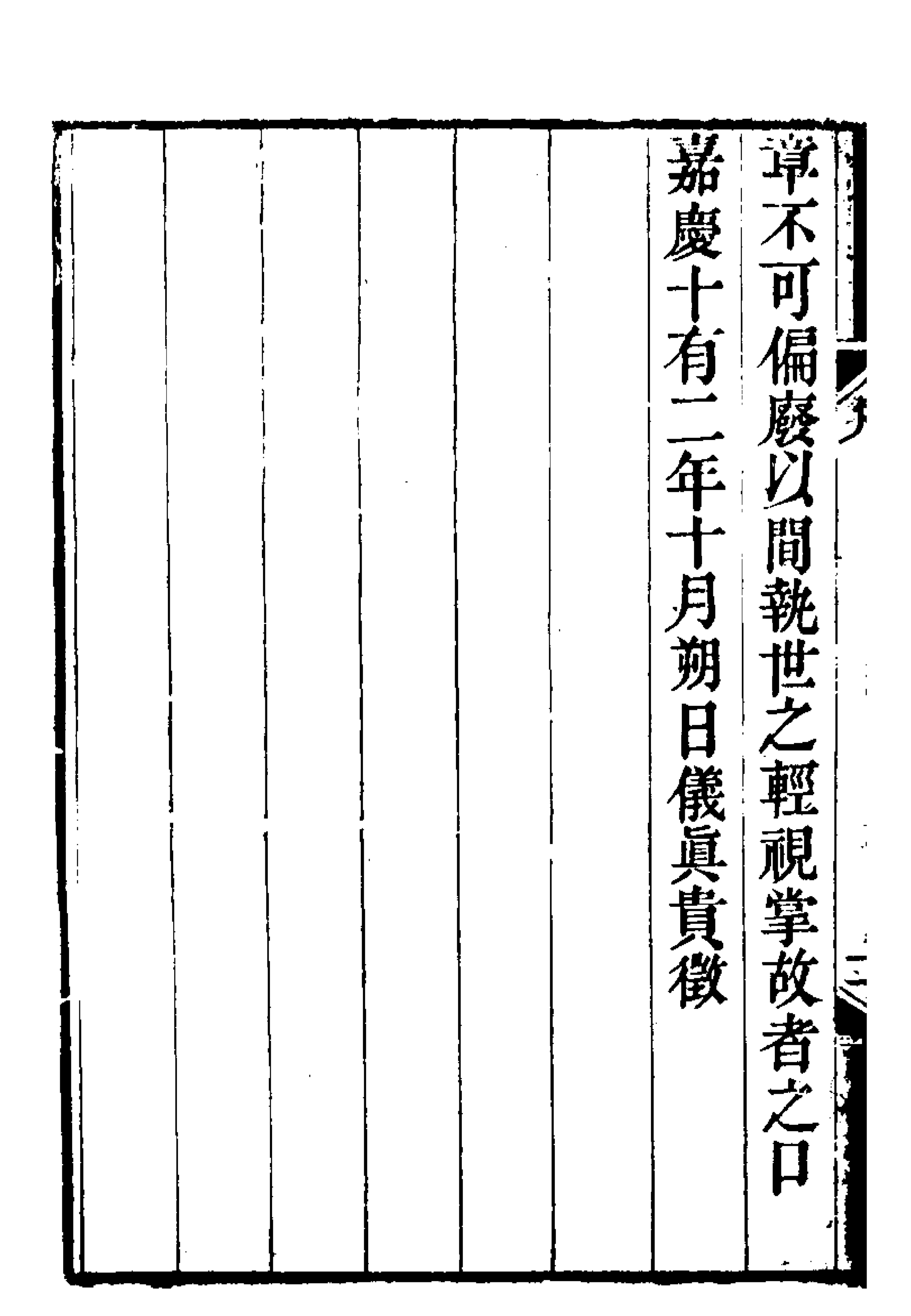
四書典故覈

序

四子書列在學官與五經並重以之發題固當發明聖賢意指然典章名物古聖人所以治天下之具但言義理不論典章則治天下之具蕩焉泯焉故漢儒專從事於此典章備而古聖人治天下之理亦備矣宋以後專講義理而忽於名物於聖賢心性究極精微然如紫陽爲直接孔孟之人其集註則顯與列經相背訓山

節藻棁若不知有明堂位諸篇此等雖豪釐之失不足爲先賢類後之學者究不可不知且前乎此者四子註疏何晏已尙清談猶賴兼取孔包周馬鄭王諸家邢氏爲疏亦畧能綜覈典物趙岐孫奭之於孟子更涉簡漏大學中庸向以同編曲臺鄭孔註疏已於諸篇備斯典贍至此多洮重文不復留意今之讀四子書者亦當以經解經徵引訓詁俗以羽翼程朱庶幾義理典

章兩無遺蹈襲爲諸生時掭此從事屬槀未就旋以薄宦輟業今返初服日與桐生先生相過從春間於講堂見有四書考典一書桐生先生曰此婺生曉樓所纂集也未幾曉樓以此書來見不數日讀竟深慚向日之有志未成而喜吾郡讀書明經之士日益多也曉樓雖貧苦而績學不倦如古人其爲文俱有經術至此書之善則桐生先生言之詳矣茲不具言特言義理典


章不可偏廢以間執世之輕視掌故者之口
嘉慶十有二年十月朔日儀眞貴徵

自敘

曙幼小就塾五載卽改習賈性拙于治生居市十年不能稗其家迺復理舊業然苦無師友課程讀經五六年稍熟其本文姑求漢宋諸儒論說披閱之略盡然不能貫串意旨旁見側出以通其不備卽句讀之淺音訓之粗時多舛誤無所質正又以訓蒙就食他氏不能懇習至甲子之秋曙齒且及壯得識安吳包君愼伯過從請

益極承勸誘嘗言吾人爲學自治經始治經自三禮始三禮書甚完具二鄭孔賈發明其義甚明且密推人情之所安以求當于古先聖王制作之源則莫不有合焉者然其文深出其說散見非細心沈慮則莫能總其條理要其指歸制義一事于學甚微末然能使人束其心靜其氣銳其思審其識故欲治三禮者當先精制義之法制義依四子書以立言而四子之說有涉于

制度文物者非詳考而慎擇之則不能以措詞武進故編修張臯文先生儒宗也其事舉子業時嘗辨四子書中漢說之當從者數十事手書成帙今以授吾子吾子反復之以得讀書之法而增擴之則爲學之術莫近于此矣曙謹受之不敢忘不敢怠少間時自書所得者以質于包君其所指摘若振槁發翳又爲論制禮之源約謂禮本人情以即于安故禮者治人之律而春

秋則其例也春秋之旨僅存于公羊得何氏闡
其說然後知禮之不可頃刻使離于吾身故不
通鄭氏書者不知何氏之平允不通何氏書者
不知鄭氏之精當也武進庻常李申耆先生吾
黨之冠也吾子能相從至常州當介于庻常以
別其緒疏其流不似吾荒落僅舉大畧而已丙
寅春暮遂隨包君至申耆先生家親承指授筆
記其畧歸按之于籍始知其言之有旨辨之非

旁紬繹既久漸能錯綜推廣其意乃就四子書之舊次編輯爲典故彙若干卷丁卯春申耆先生入都過揚州𦈡以藁本呈閱重荷獎借以爲能卒編修之業爲留數日加以刪正是夏𦈡錄出清本以質于吾師洪桐生貴仲符兩先生咸蒙許可友人時有假鈔者爲出貲以板行之𦈡不敢辭故書其始末以告觀者

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春二月下旬江都凌𦈡

曉樓氏謹記

序

予昨歲主講梅花則欲與諸生爲通經之學首令纂公羊通禮周官六聯表說及論孟水地通釋儀禮十七篇節目詳攷左傳五十凡論詩經通禮皆日有程月有課灑灑乎可觀矣凌生曙執所業進予覽其書於四子書制度典物能博採經說傳疏及古今人論議之諦當者皆明之於心而後注之于手與經書經文疏義者迴辨

非通明各經及本書安能如是之燭照而數計也生之書如旅酬則知及燕飲諸禮如射飲則知及旅酬以至鄉黨朝位不避圖考端章甫黃衣狐裘皆自有說日月星辰及天之高也二條備采十三家說于西法尤精孟子之于周禮不合者又能廣引諸家調停其說宋儒惟陳氏禮書王氏困學紀聞折衷該洽我

朝經學昌明若閻氏毛氏惠氏於四書多所考

定近時之江氏戴氏金氏阮氏所著書皆足補紫陽之不逮嘗欲爲論孟箋如毛鄭詩固不相妨以生心力當可成此吾又重生以屢空之家無師之學不啻昔人之牧豕聽經偷光照字者其學有條貫如此則其所至固未可量也吾鄉愼修先生幼時家貧無書借人周禮注疏一帙由此尋誦遂成大儒東原先生嘗一月斷炊注離騷成乃得食貧者士之常也生勉矣以吾

與諸生治各經之法一一爲之來者可畏不其然乎抑吾有進於生者四子書固道之所在也學顏子之所學其何以博文約禮而不遠復耶論語半部可致治平亦爲之而已矣

嘉慶丁卯中秋前二日新安洪梧力疾書於講院西偏之羣玉堂

凡例

漢儒說典禮必引會數經勘斠密合不第時代近古多得遺聞晉唐諸儒漸滋鑿空孔賈正義可謂特立不隨者矣迄乎宋人半出兆臆藉口義理蔑彼考証而又時作函蓋強附解人昧闕疑之義啟師心之習後儒紛紛自此始矣至于明代此風益扇茲遇大典禮所存衆訟紛紜者概不與致辨惟疏通漢人舊解存其餼羊

此書辨難處少援據處多凡所稱引欲令應有盡有故摘摭經傳處時若繁蕪似蹈典林諸書之轍然採

拾遺頗有別擇較榛楛弗剪者固是殊科用饋貧糧亦無不可

肆覽所刊人物備考人物典林等書濫謬極矣惟明代陳禹謨四書人物概稍有條理故書中概不及

辨核輿地亦典故之要以　本朝閻百詩四書釋地頗稱辨晰間有疎失不足爲累故不復爲重儓

引用　本朝諸人之說皆載姓氏或著書名成書之後頗見鄙意所及前賢已有先得之者其文畧相似者仍補注前賢之名意同而文異者則不復注覽者當諒其非勦說

書中所引用姓氏或名或字或謚以非義例所存故聽其參差無他意也

四書典故覈

江都凌曙

大學

邦畿千里

鄭氏王制注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周亦曰畿疏云殷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又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其制特置牧以諸侯

賢者爲之師每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凡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王制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亦分爲九州建七百七十三國焉畿內千里凡封九十三國百里之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七十里之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

六亦待封王之子弟五十里之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卽而謀焉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也畿內亦九十三國小司徒注云其制三等（疏云謂家邑小都大都）百里之國凡四都（疏謂大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疏謂小都）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疏謂家邑）又王制注云方千里者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疏元命包云日圍望之廣尺以應千

里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于三萬里之中夏至之影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影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

綿蠻

毛傳緜蠻小鳥貌文選景福殿賦注引薛君云緜蠻文貌案詩詠黃鳥當狀其色薛義是也

菉竹

菉竹毛傳作綠竹韓詩及漢石經作綠薄爾雅菉王芻竹萹蓄毛傳作綠王芻竹萹竹釋文引韓詩作薄萹筑說文薄水萹筑也則菉竹本當作薄非竹箭之竹明甚正義又云陸璣草木疏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

綠色高數尺今淇隩旁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此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按漢志下淇園之竹以爲犍又後漢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班彪志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此皆朱子據以改毛傳者然酈善長水經注云今通望淇川都無此竹惟王芻萹草不見毛輿則酈氏亦欲駁毛傳之說而以目驗知其不可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上固多竹箭以釋淇隩之詩則不可

切磋琢磨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何楷詩

經世本古義曰爾雅注以鵠鸞斮劇雕爲治樸之名鐫
刻切磋琢磨爲治器之名則切磋琢磨皆物已成而復
治之也朱子謂既切復磋既琢復磨似無據武公之學
脩如楚倚相所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
倚几有誦訓之諫居處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
宴居有師工之誦皆切磋琢磨之實此就成德後敘述
故以四如列狀其有匪之象如此耳　又鄭司農注天
官太宰云珠曰切則切不專言骨詩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則玉亦可曰磨

聽訟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晉張斐上注律表曰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于中而形于言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鬭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

絜矩

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于方圓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勾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旣方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謂積矩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用矩之道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于勾勾出于矩夫矩之于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爲耳大學絜矩義當取此鄭氏云矩法也章句曰矩所以爲方之器俱未盡

副馬乘

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賜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曲禮鄭注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以車數對孔疏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于其君得命然後得飾車駢馬庶人木車單馬

伐冰之家

左氏傳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士若恩賜亦有之但非其常士喪禮曰賜冰則夷盤可也

食肉之祿氷皆與焉杜注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

事就官食者疏云士亦食肉但彼是在家之禮非公朝

常食也明惟在官之食有氷耳

中庸

柯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

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

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凡造作皆用斧

因以量物故爾雅曰柯法也

正譌

周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射三侯五正諸侯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射一侯二正士射豻侯二正此賓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鄉射禮記曰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燕射之侯也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也大射之侯用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又制皮以爲鵠賓射之侯亦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而中畫五采朱白蒼黃玄以爲正

燕射之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此三射之別也大射儀量人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大侯卽熊侯參讀爲糝雜也謂豹鵠而麋飾參見鵠于干干讀爲豻豻侯豹鵠豻飾也干不及地武此畿外諸侯之禮也司裘不言參侯以畿外非所共也畿內諸侯二侯不言豻侯士無大射也三侯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三正二正之侯一侯二正而已鄭氏說鵠取名于鳱鵠正取名于題肩皆鳥之黠捷難中者其義則鵠者直也正者正也直己正志然後能中故曰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

賓射之侯亦三分其廣而正居一弓二寸以爲侯中虎侯九十弓侯中丈八尺則鵠方六尺熊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則鵠方四尺六寸有奇豹侯麋侯五十弓侯中一丈則鵠方三尺三寸有奇

宗廟饗之 大孝章

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軒轅氏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大昊一曰金天氏卽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顓頊一曰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卽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康成所據見賈疏凡謂堯爲帝嚳之子黃帝之元孫舜爲

黃帝八世孫者皆虛妄不足據國語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殖百穀百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又展禽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左傳史趙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又曰陳顓頊之族也又尚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曰嬪于虞則虞爲有國之號舜非帝嚳之胄明矣

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鄭云虞賓謂舜以爲賓卽二王

後丹朱也馬融曰言祖考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蓋舜旣爲天子必當自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朱之國此祖考卽舜之祖考也白虎通曰王者不臣二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四者是配天之祭非宗廟之祭

宗廟饗之 無憂章

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案今係喪服小記文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

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韋元成傳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也鄭氏王制注

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

廟而祭之謂之閟宮案周爲姜嫄立廟而不及帝嚳且
詩書中無一語及嚳則姜嫄非嚳妃甚明亦可証鄭氏
感生帝之說
春秋昭七年左氏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杜注云周人不
毀其廟報祭之孔穎達王制疏曰馬融說云周人所報
而不立廟
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云謂太祖之廟及
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
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疏云當周公制禮時文武
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雖未爲祧已立其廟

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守祧有奄八人蓋守七廟并姜嫄廟

武王未受命

文王年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年八十三矣于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鄭氏金縢注

追王太王王季

鄭云追王太王王季者以王跡起焉言大夫葬以大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疏曰大傳云武王追王

太王王季此云周公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周語云先王不窋武成云先王建邦啟土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王者之先祖故通稱先王也契稱元王與此同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司服享先公則鷩冕鷩冕七章公之服先公尊矣所服止于此者非卑之于先王以為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袞以臨之非所以為敬故弗敢也陳氏禮書大祫于大祖廟中則尸服袞冕王服亦袞冕也周禮說

疏

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揄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祖類立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公祖類即紺亦曰諸盩

葬以大夫祭以士葬以士祭以大夫

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

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盧植解）

祖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天子四親廟之外有文武世室爲二祧故七諸侯無祧廟故五（王制疏）其制太祖之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者也（守祧疏）祖廟親

廟皆有寢祧廟則無寢隸僕注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韋元成說諸侯廟制王之子孫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者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則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備五廟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得立四廟無太祖廟諸侯不得祀得姓之祖也孔疏以爲得立五廟誤四廟迭遷至始封之君始爲太祖若王者之後則不得爲始封君之廟以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封之不得爲後世太祖惟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若杞祖禹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則别子爲祖若别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别子不得爲太祖若其别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之人自得爲太祖其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及他國之臣初來爲大夫亦得爲太祖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鄭注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

穀梁傳作主壞廟有時日于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曰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

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

鄭注脩謂埽糞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注五寢五廟之寢 凡祭祀修寢

宗器

鄭注宗器祭器也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是也通謂之彝器左傳官司彝器指宗彝俎豆之屬是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注云玉鎮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兌戈和弓之屬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陳庸器注云庸器征伐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

鑄銘也陳功器以華國也則宗器兼彝器寶器庸器言

遺衣

天子斂衣百有二十稱大斂所餘守祧藏之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之鄭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也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鄭云今座上魂衣也賈疏大斂之餘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于坐上則此奠衣服也按經文惟言大喪不及祭祀且祭祀亦止有以服授尸無陳于座上之禮疏恐悞也然以此解設字甚合

時食

犧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江慎修說

序昭穆

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踈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于其皇祖昭孝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國語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決疑要注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劉歆說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昭穆之次既定則子孫亦以爲序雖遠不易所謂太王之昭王季

之穆文王之昭武王之穆也朱子說

兄弟相代則不異昭穆徐邈云若兄弟爲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謂若殷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南庚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祖丁子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世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有十室賀循議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

孫承祖統若平王太子洩父卒立其子林是爲桓王其廟制于經傳亦無明文漢宣帝以兄孫繼統有司奏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平帝時平晏等亦以爲兩統二父違于禮制如此則昭

或爲穆穆或爲昭矣然孝宣亦非嫡孫嫡孫承祖更恐未可以此例

一是序祖宗之昭穆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大祭祀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張純曰禘之爲言諦審諟昭穆尊卑之義

一是序子孫之昭穆祭太廟則毀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所謂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若時祭分祭餘廟之時則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若祭文王則文王之昭咸在祭武王則武王之穆咸在也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昭爲一

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
列則長者在前幼者在後所謂見長幼之序也孔疏說

序爵

特牲饋食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
上賈疏曰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依此位推之同姓
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
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獻
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獻賓繼上賓而南
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　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外
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差之知同姓無爵

則在阼階下序昭穆有爵者以官則在西階下與獻姓序爵矣孔疏說如此　任啓運謂宗盟異姓爲後有爵者入異姓嫌于後之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則宗盟太無色又混同姓于異姓非類族辨物之道意阼階世次自北而南以北爲上以序昭穆爵位則于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觀下文于燕毛言序齒則昭穆不序齒可知余按任說非是經明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安得云昭穆不序齒且阼階下自以序昭穆爲重無庸復以序爵參差其間本支百世豈以有爵無爵爲榮辱何云宗盟無色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此正類族辨物之道自當以

䟽說爲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此皆序爵之事

序事

鄭注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案卷阿箋王之祭祀擇賢者爲之尸孔穎達曰佐食

賓客佐尸食者大夫士于私人中擇賢者爲之天子當于來聘卿大夫擇之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既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此是祭祀時辨賢賓事司徒奉牛宗伯共雞佾是以爵序事也

旅酬下爲上

特牲饋食禮尸入九飯主人初献主婦亞献賓三獻于是主人献賓及衆賓畢乃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此堂下旅酬之酒也主人洗觶酬賓賓以奠于薦南俟主人献兄弟主人又献長兄弟衆兄弟內兄弟辨長兄弟及

衆賓爲加爵嗣舉奠獻尸卒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長兄弟以奠于薦北此時長賓有奠觶主不酬長兄弟長兄弟無奠觶無以相酬故弟子舉觶然後行旅賓乃坐取薦南之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取賓觶西階前酬衆賓衆賓以酬次兄弟長兄弟取薦北之觶以報酬賓賓以酬次兄弟次兄弟以酬衆賓皆如初儀交錯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此旅酬正禮也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于其長長皆奠觶于薦右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爵皆無算此無算爵之禮

少牢饋食禮既祭乃儐尸主人既獻獻賓乃升長賓酢于西階上畢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賓奠爵于薦左此爵至旅酬後與兄弟之長交酬爲無筭爵主人又洗升酌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辨尸作三獻之爵酌酢乃以爵實于篚二人洗觶升實爵酬尸侑侑奠觶于右奠于右者不擧也尸執觶以酬主人主人以酬侑侑酬長賓至于獻賓遂及兄弟及私人卒飲者實爵于篚此弟一畨旅酬兄弟之後生者擧觶于其長亦奠而未擧待大番旅酬畢乃與賓所奠爵交錯爲無筭爵也于是賓長獻尸尸酢如初賓一人擧爵于尸如二人擧觶之禮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亦遂之于下遂及獻賓

下至私人也此是弟二番旅酬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此無筭爵

若不儐尸謂下大夫也則無旅酬直行無筭爵

賈疏曰少牢尸與旅酬特牲不與者特牲尸在室中少牢儐尸尸在堂禮殺也下大夫無旅酬者辟國君堂下不設尊堂上與神靈共尊尸在室中不得與尸行旅酬故闕之也特牲得旅酬無筭爵並行者堂下與神靈別尊故禮尸酌上尊旅酬行神惠酌下尊士賤不嫌與君同故得禮備也按天子諸侯祭禮經無可考以賈氏此疏推之則天子諸侯之儐尸如少牢

其設尊如特牲其旅酬如少牢有兩畨其無算爵如特

牲賓弟子兄弟弟子洗酌

凡燕飲皆有旅酬附考燕禮鄉飲禮旅酬于後

燕禮宰夫爲主人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君更

爵自酢于是主人洗觚以酬賓賓受觚坐奠于薦東此觚不舉訖小臣請媵爵者二人皆北面媵爵于公

媵爵者先自飲畢洗象觶酌奠于公席之前公坐取

所媵之觶以酬賓公立卒觶賓受公虛爵酌之酬大

夫于西階上旅大夫相酬畢奠虛觶于篚所謂獻君

君舉旅行酬也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獻卿

畢小臣又請媵爵者二人媵爵奠于公前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酬以旅于西階上大夫徧而止所謂獻卿卿舉旅行酬也主人又洗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辯受獻乃納工獻狀工畢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所謂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也脫屨升坐之後主人獻士于西階上獻士徧又獻旅食賓媵觚于公公坐取賓所媵觶興惟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終于大夫終受者興以酬士士舉旅于西階上所謂獻士士舉旅行酬也主人又獻庶子及左右正內小臣于阼階上乃行無算爵執膳爵者酌以

進公執散爵者公命所賜受賜者卒爵授執散爵者酌行之于其所勸者卒受者以酬士于西階上無算樂

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賓奠觶于薦東此觶不舉主人獻介介酢主人主人獻衆賓乃皆升即席一人洗升舉觶于賓賓坐奠觶于薦西立司正後賓所取以酬主人者于是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合樂備乃立司正賓坐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以酬介介以旅酬于西階上卒受者降奠觶于篚此旅酬正禮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賓以奠于薦西大夫以奠于薦南此二觶升坐後賓介各舉以酬為無算爵者徹俎升坐乃行無算爵使

二人舉觶賓與大夫取奠觶飲執觶者受觶實之賓觶以授主人大夫之觶賓長受而錯卒受者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卒受者奠觶于篚執觶者洗升實觶反奠于賓介無算樂

按燕禮行酬與少牢饋食意相似以此推天子諸侯祭禮當亦有四次舉酬

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后稷尸發爵不受旅孔疏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于太祖后稷廟中后稷爲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更相次序以酬也

周禮司士凡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孔疏賜爵者謂祭末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禮記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鄭注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曰知賜爵爲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此列昭穆故知此爲酬也

按經傳言天子宗廟之酬者止此三條旅酬六尸可知儐尸與少牢同燕禮公又行一爵惟公所賜與司士言賜爵同可知祭禮與燕禮畧相似亦當有四次旅酬也

旅酬時使卑者舉觶于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

賤者在先又制受爵是逮賤也疏說胡應麟曰賓主獻酬之後凡與飲之人皆得行酬謂之旅酬獻酬之酬舉觶起于主人旅酬之酬舉觶起于賤者以賤者行主人之事故謂之下爲上按孔意爲讀如字胡氏說爲讀去聲義兼得通又孔意以卑幼見答于長者爲逮賤朱子語類曰旅酬遞遞相承及于沃盥者而止祭統所謂逮下之道二義亦相兼乃備

詩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者酌以獻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疏云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

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觶于篚是卒爵也于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樽中庭北面舉觶于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曰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如箋說奏爾時卽下爲上之事

燕毛

先王之與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書大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

于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于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若齊衰之親一年四會食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也公與父兄齒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王與族燕兄弟之親皆揖而進之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

几也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箋曰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止詩曰曾孫惟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此賓讓而止之後也燕賓則膳宰爲主此曾孫爲主則以尊事黃耇所以爲厚也陸佃說

踐其位

鄭注踐或爲纘則位不必專指廟中之位

奏其樂

尸入室乃作樂孔疏作樂乃下神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

合樂全敬不樂不敢散其志也賈疏特牲少牢禮皆不言樂大夫無樂也賜乃得用之

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氏曰夷則陽聲弟五小呂爲之合巳與申合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卯與戌合又曰黃鍾生于虛危之氣黃鍾在子上有虛危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避之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

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避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避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避之蕤賓上生大呂

四書典故覈

江都凌曙輯

郊

天神有六昊天上帝一也四時五行之帝爲五帝六也鄭注昊天上帝曰天皇大帝在北極者又曰北辰耀魄寶賈疏云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謂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乙之先含元氣以布斗常是

天皇大帝之號也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名皇天大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鄭注五帝曰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賈疏曰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卽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夏季六月土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太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

此鄭氏六天之說也

祭天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于圜丘一也王者各稟精氣而王天下于夏正之月祭于南郊二也立春之日祭蒼帝于東郊三也立夏之日祭赤帝于南郊四也季夏土王之日祭黃帝亦于南郊五也立秋之日祭白帝于西郊六也立冬之日祭黑帝于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于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于明堂九也其處冬至于圜丘圜丘所在無文當在國南其夏正祭感生帝則于南郊郊去國五十里也五時迎氣則各于其郊雩祭五帝則于國城南九月大享五帝于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

玉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元璜中央無文先鄭以爲用黃琮熊氏以爲用赤璋其配圜丘以嚳配感生帝以稷配五時迎氣及大雩以五方人帝配明堂大享五人帝以文武配疏說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虞書肆類于上帝此祭昊天上帝也祭法燔柴于泰壇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特牲兆于南郊掃地而祭月令祈穀于上帝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商頌長發大禘也此皆祭感生帝也小宗伯

兆五帝于四郊郊特牲因吉土以饗帝于郊饗帝于郊

而風雨節寒暑時此四時祭五行帝也月令大雩帝用

盛樂此雩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郊特牲大饗腥

月令大饗帝周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此明堂享帝也

地元有二一爲崑崙一爲神州孔頴達曰案地統書括

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

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别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乃是

崑崙東南一州耳于神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

州是也

祭郊一歲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神于方丘三陰之月

祭神州之神于北郊（此賈疏說孔氏以爲亦用夏正月非也）方丘所在亦無文對圜丘言則當在北郊其玉方丘以黃琮北郊以兩圭有邸其配則方丘亦以嚳北郊亦以后稷孝經說所謂后稷爲天地主也大雩大享所以不別祭地者以總祭五帝中有后土得兼地也

按祭天地皆于郊故通言之皆得曰郊別言之則圜丘方丘謂之禘以其爲祭天地中之最大者也（爾雅禘大祭也）明堂謂之宗祀龍見之祭謂之雩皆不得專郊名其得專郊名者惟南北郊及四郊迎氣耳然南北郊亦通謂之禘以其禘所自出也王肅以禘爲稷配嚳

鄭不從者公羊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孝經謂后稷配天文王配帝若合祭稷舉是爲孫從祖食不得云配也禘郊皆祭天大祭故古人多合言之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又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禘郊不過繭栗又絜奉禘郊之齊盛故知禘郊通言也

社

祭地大祭亦通謂之郊陳氏禮書謂社即北郊非也然郊社對言則社又不指社稷之社鼓人以靈鼓鼓社祭鄭注社祭祭地示也賈疏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

道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示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注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孔疏云社卽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則社是概指地示言之

左氏傳謂后土爲社案社與后土亦有別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鄭注云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月令其神后土鄭注顓頊之子曰黎兼爲土官疏云知后土非句龍而爲黎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缺黎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黎食于火土以宗伯别云社

稷又云五祀句龍既爲社神卽不得復爲五祀故云黎兼也

禘嘗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于禘嘗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按凡經傳禘郊連言者皆言祭天之禘禘祫連言者皆言殷祭之禘禘嘗連言者皆言時祭之禘中庸言禘嘗之義與祭統同言時禘章句以殷祭

之稱釋之隔別無謂

方策

方版也賈公彥儀禮疏若今之祝版不假連編之策按周禮司書掌邦中之版宮正爲之版以待大胥掌學士之版司士掌羣臣之版管子有版法蓋郎象魏所懸之類左氏傳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亦此意

策簡也儀禮聘禮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疏云簡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尙書三十字

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字有多少左傳疏云簡札牘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簡謂之策故于文策或作册象連其編綴之形

蒲盧

爾雅果蠃蒲盧故鄭此注云謂土蜂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已子政之于百姓若蒲盧之于桑蟲然沈括則以蒲葦釋之以盧蘆字古通用也按陶隱居注本草云今一種蜂黑色腰甚細銜泥于人屋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者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

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待其子大爲螟也以舊說變成巳子爲謬藴頌云物類變化固不可度如陶所說卵如粟者未必非祝蟲而成之者也莊子云細腰者化法言云螟蛉之子殪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可知周秦以來經師傳說如此古訓正不可破

夏小正雉入于淮爲蜃傳云蜃者蒲盧又埤雅瓠之細腰者曰蒲盧則蒲盧更有兩說

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鄭注云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于同姓雖恩不同義

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按鄭意謂法無二制雖宗族亦與百姓同其刑賞耳疏云同姓既有親疏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似于同姓中又生差別恐是誤會鄭特字意也　文王世子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此正是同其好惡之實

既稟

說文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又氣饋客芻米也

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作槩或作餼按小食卽稍食賓客芻米亦名稍禮則旣氣槩餼可通言國語馬餼不過稂莠論語告朔之餼羊則又從芻米會意轉訓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內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槀人書其等以饗工鄭司農云書工揭高下之等以制饗食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校人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梓人凡試梓飲器向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此皆省試稱事之見于經者

送往迎來

掌節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鄭云凡民出遠至于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其商則司市爲之節徙家則鄉遂大夫爲之節遣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委人以甸聚待羇旅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鄭云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委積飲食續食其往來則節專指符節璽節旌節積專指甸及野鄙也又符節委積皆兼送迎

朝

舜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氏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狩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歲徧孔穎達曰夏殷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然則舜時四朝其制亦當畧同但舜時分諸侯爲四部四歲而徧合巡守之年爲五年一朝

此虞夏制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孔傳曰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

之甸服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注云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公侯伯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按如周官之文則每至六年而五服一來朝大行人則分年來朝數有疏數東坡書傳曰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徧五服畢朝也五禮通考申之曰周分天下爲六服酌道里遠近爲朝會之疏數計六年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

朝男服再朝采衞要各一朝而六服之應朝者徧故曰
六年五服一朝尚書舉其綱周禮分其目實無二法也
至十二年王巡守諸侯畢朝于方岳之下則侯服十二
朝甸服六朝男服四朝采衞三朝要服再朝而六服之
朝期一周書云又六年王乃時巡周禮十二歲王巡守
殷國亦一法也周禮言六服書言五服者不數要服重
內畧外也　此周制
王制諸侯之于天子也五年一朝鄭云此晉文霸時所
制也左傳昭十二年先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
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崔氏

以爲朝伯王之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　又昭三年子大叔曰昔文襄之伯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　此朝方伯之制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鄭云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賈疏諸侯邦交謂同方岳者一往一來爲交謂已是小國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來司儀言相爲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岳相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然非正法也

國語魯語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賈侍中云五年之間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　左傳成十二年世之治也諸侯間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　此諸侯相朝之制

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鄭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異更迭而徧王制孔疏云六服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爲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時而來是分別各爲四方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于西故

稱韓侯入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
于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
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
外可知悉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春見曰朝受贄
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
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見
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
有朝宗遇禮今亡孔疏云若通言之悉曰朝覲禮曰諸

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載龍旂弧韣乃朝又春秋僖
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于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
覲宗遇禮異耳

聘

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鄭注時聘者亦無常期天
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
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
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賈疏天子有事者諸
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時聘遣大
夫不使卿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大此經云問明使大夫

也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
殷衆也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以侯服年年朝
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從
天子巡守是甸服于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是使卿
殷頫也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于
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采服四年八年朝十二年
從天子巡守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衞服五年十
年朝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要服六年朝十二年
從天子巡守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皆使卿以大
禮聘也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

慇注此亦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時聘無常期殷頫謂一服朝之歲　按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此諸侯聘天子制

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左傳昭三年三歲而聘又十三年歲聘以志業　注皆以爲伯主之制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云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聘禮記久無事則聘焉鄭云事謂會盟之屬　此諸侯交聘之制

大行人間問以諭諸侯之志又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鄭云存頫省王使臣于

諸侯之禮所謂問問也然則天子于諸侯有問無聘而
春秋書王室下聘者七穀梁傳曰問諸侯非正也

厚往

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災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小
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
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
禍災則令哀弔之此皆是厚往實事章句以爲燕賜燕
是待來之禮賄贈是報施末節義未該

日月星辰繫焉

太陽爲日太陰爲月五緯爲星二十八宿爲辰日月星辰各有一重天其行度各有本輪均輪而皆宗動天挈之以行故曰繫日月星辰高卑之距相差以數萬倍至數百萬倍故曰無窮

太陽行天每歲一周萬古不忒宜其每日平行而無有盈縮乃驗之實測春分至秋分行天半周而歷日多秋分至春分行天半周而歷日少其在本天所行之度原均而人居地上所見時日不同即其不平行之數求其所以然則本天高卑之說盡之蓋天包地外以地爲心太陽本天亦包乎地外而不以地爲心因其有兩心之

差而高卑判焉于是有本輪之法本天之周有一本輪輪心循本天周向東而行日在本輪之周向西而行兩行之度相等太陽在本輪之下半周去地近爲卑則順輪心行故見其速于平行在本輪之上半周去地遠爲高則背輪心行故見其遲于平行在本輪之左右去地不遠不近爲高卑適中故名中距其行與平行等然此最高卑之點不定在冬夏至而有行分且最高之高于本天半徑最卑之卑于本天半徑者非兩心差之全數而止及其半所以用實測節氣推兩心差及最高所在皆不相合乃于本輪半徑（即兩心差）分設一均輪以消息四

象限之行分而後與實測相符蓋本輪心之行微速于均輪心之行本輪心循本天東行已滿一周而均輪心循本輪西轉尙未滿一周其本輪心與均輪心兩行之差即最高之行分也最高過夏至最卑過冬至各七度有奇

大陰行度有平行有自行有最高行平行者白道經度也每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有餘而行天一周　自行者實測所得之遲速加減也最高行者平行與自行相較之分也平行之別有三曰交行白道出入于黃道之內外大距五度有餘每交之終不能復依原次而不及一度有餘逐日計之

退行三分有餘也曰距日行于每日平行度內減去太陽之行得二十九日而復與日會即朔策也曰距交行以每日平行度與每日交行相加得二十七有奇而行交一周即交周也自行之測有四曰本輪所以推本天之高卑也曰均輪所以消息本輪之行度也曰次輪所以定朔望兩弦之遠近也曰次均輪又所以分別朔望兩弦之加減也

凡輪之設皆從盈縮生與日躔同理月離步法繁密故約其大旨

五星行度有平行有自行有距日行大概與太陰同五星之行各相似而細較亦有不同者以平行言之土木火各有平行為一類而金水即以太陽之平行為平行

是為一類以自行言之土木火金之次輪心皆行倍引數為一類而水星之次輪心則行三倍引數是獨為一類以次輪之大小言之土木金水之次輪半徑皆有定數為一類而火星之次輪在本天最高則大最卑則小又視太陽在最高則大最卑則小是獨為一類以次輪之行度言之土木火皆行距日度為一類而金水自有行度又為一類以緯行言之土木火皆有本天與黃道相交以生緯度次輪斜交本天其面又與黃道平行能加減其緯度為一類而金水之本天即為黃道本無緯度因次輪斜交黃道以生緯度又為一類以伏見言之

上木火皆有合有衝爲一類而金水則有合有退合而無衝是又爲一類也　五星之有本輪次輪俱與太陰同太陰之朔望皆在次輪故五星之衝伏亦在次輪然太陰止有遲疾而五星則有留退何也蓋太陰之平行甚疾而輪甚小太陰平行每日一十三度餘合計本輪次輪之最大均數止七度餘當其在輪周退行之時但能稍減其平行之度故止見其遲而不見其退若五星之平行甚遲其本輪雖小而次輪則甚大五星平行每日不足一度而次均之大者至五十餘度當其在輪之上弧則見其順行在輪之下弧則見其退行在輪之左

右則見其陷而不行也

恆星之名見於春秋而四仲中星及斗牽牛織女參昴箕畢大火農祥龍尾鳥帑天駟天黿之屬散見於尚書易詩左傳國語至周禮春官馮相氏掌二十八星之位而禮記月令大戴禮夏小正稍具諸星見伏之節蓋古者敬天勤民因時出政皆以星爲紀秦炬之後羲和舊術無復可稽其傳者惟史記天官書而所載簡畧後漢張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其書不傳至三國時太史令陳卓始列巫咸甘石三家所著星圖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

四百六十四星隋丹元子作步天歌叙三垣二十八宿共一千四百六十七星爲觀象之津梁然尚未有各星經緯度數自唐宋而後諸歷家以儀象考測始有各星入宿去極度數視古加密矣新法恒星圖表共星一千二百六十六分爲六等第一等星一十七第二等星五十七第三等星一百八十五第四等星三百八十九第五等星三百二十三第六等星二百九十五外無名不入等者四百五十九康熙壬子年欽天監新修儀象志恒星亦分六等而其數又與新法微異第一等星一十六第二等星六十八第三等星二百零八第四等星五

百一十二第五等星三百四十二第六等星七百三十二總計一千八百七十八蓋觀星者以目之所能辨因其形體聯綴成象而命之名其微茫昏暗者多不可考故各家星官之學有古少而今多者亦有古多而今少者而惟列宿及諸大星則中外如一轍也　梅慎庵中西經星同異考約其大旨凡有四端一曰星名之不同二曰距度屬宿之不同三曰有無多少之不同四曰見界之不同而要之四者之不同即中法已有之矣如室謂之定氐謂之本房謂之駟天田謂之農祥柳謂之注畢謂之噣軸星謂之沫傅說謂之天策此經傳之顯著

者是命名之不同也西國星名與中大異若梅氏所注天阿作天河匏瓜作瓠瓜上輔作上弼已見宋史非中西之同異也一行測諸星經緯與舊經不合武密古今通占楊維德乾象新書同此一星而或以屬角或以屬亢者不可勝述是距度宿之不同也靈憲有名之星多于陳卓一千有餘魏書張淵傳有竹林二十五星鴻沼二十三星及建樹百果等名星經之上尉天維搖光右之弼星軒轅下之御女步天歌不載若史漢與晉隋志其詳畧不待言是多少有無之不同也張衡云中外之官爲星二千五百海人之占尚未存焉漢藝文志有海中星占驗十二卷唐開元十二年使者自交州還

言八月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明大者甚衆則見界以外之星古亦有及之者矣　恒星行卽古歲差也古法俱謂恒星不動而黃道西移今謂黃道不動而恒星東行蓋使恒星不動而黃道西移則恒星之黃道經緯度宜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宜終古不變今測恒星之黃道經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

十三度半以內之星在赤道北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恒星循黃道東行而非黃道之西移明矣

星謂五緯辰謂二十八宿此語千古未發按左傳日月所會是謂辰而日月所會必以宿度爲紀宿亦名舍日所舍也言辰者二十八宿分十二辰也十二辰卽十二日亦曰十二宮亦曰十二次日所次也次與舍一義日之次舍空虛而無所紀故以經星紀之因謂之辰因謂之宿前人乃云無星處爲辰無星之處何煩考測而虞書云歷象日月星辰乎中庸曰日月

星辰繫焉若無星之處即是天也何所爲繫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鄭氏禮器注曰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孔氏穎達曰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成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

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記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　漢書注臣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按瓚意以經禮爲儀禮此朱子所本

車同軌

江愼修曰車同軌謂車之制度同則軌廣八尺亦同耳

非謂軌之廣狹有不同則車桯杌不能行也兵車乘車之輪六尺六寸軌固是廣八尺若田車之輪六尺三寸則軌必狹矣人所牽輓之輦輂則軌又必狹矣同塗往來縱橫交出皆可行非謂車必同軌而後可行也若使皆行軌中則轍深泥高反桯杌難行矣戴東原曰古者涂度以軌軌皆宜八尺田車之輪卑于兵車乘車三寸牛車之制擀于四馬車車軌八尺則同也故曰車同軌軌不同爲不合轍不可行于涂車人轍廣六尺字之誤也戴義爲優

書同文

鄭注聘禮百名以上云名書文今謂之字注周禮諭書名云名書之字也章句文書名蓋本之文與名皆是專指形體不言聲音同是同其體制音虛而無驗且五方各有風土無從强同古人詩四聲通轉隨乎天籟此不必同之一證非如後世有五音譜也周禮諭言語乃所謂達其志通其欲聽聲音乃是陳詩採風俱與書無涉當時篆籀鍾鼎科斗古文書體亦甚不同何以言書同文謂未嘗更姓改物制異樣之書耳

屋漏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太平御覽引舍人云古者撤屋

西北厞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名云
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
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
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
也按喪大記云甸人取所撤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此
劉熙及舍人義所本也曾子問陽厭當室之白鄭云得
戸明者也詩疏引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
入處鄭詩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孔疏云周禮帷幕幄
帟幄是小帳帷幕皆于野張之以代宮室幄則屋内亦
有之屋漏者室内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

正謂西北隅也甚又與孫炎異義　箋云禮祭于奥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詩李黄集解曰所居之室幽隱不明處能無愧怍方可爲君子此朱子所本　馮嗣京詩名物疏曰屋漏是當室之白不得爲暗不愧屋漏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若取暗室之義則當云不愧于奥矣爾室是宗廟中若謂獨居一室不主祭言亦與下神之格思不貫余按鄭于詩箋以陽厭言于中庸注則曰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則鄭于此本有二解箋說正可不泥